

台灣新生代視野

當代的民間文化觀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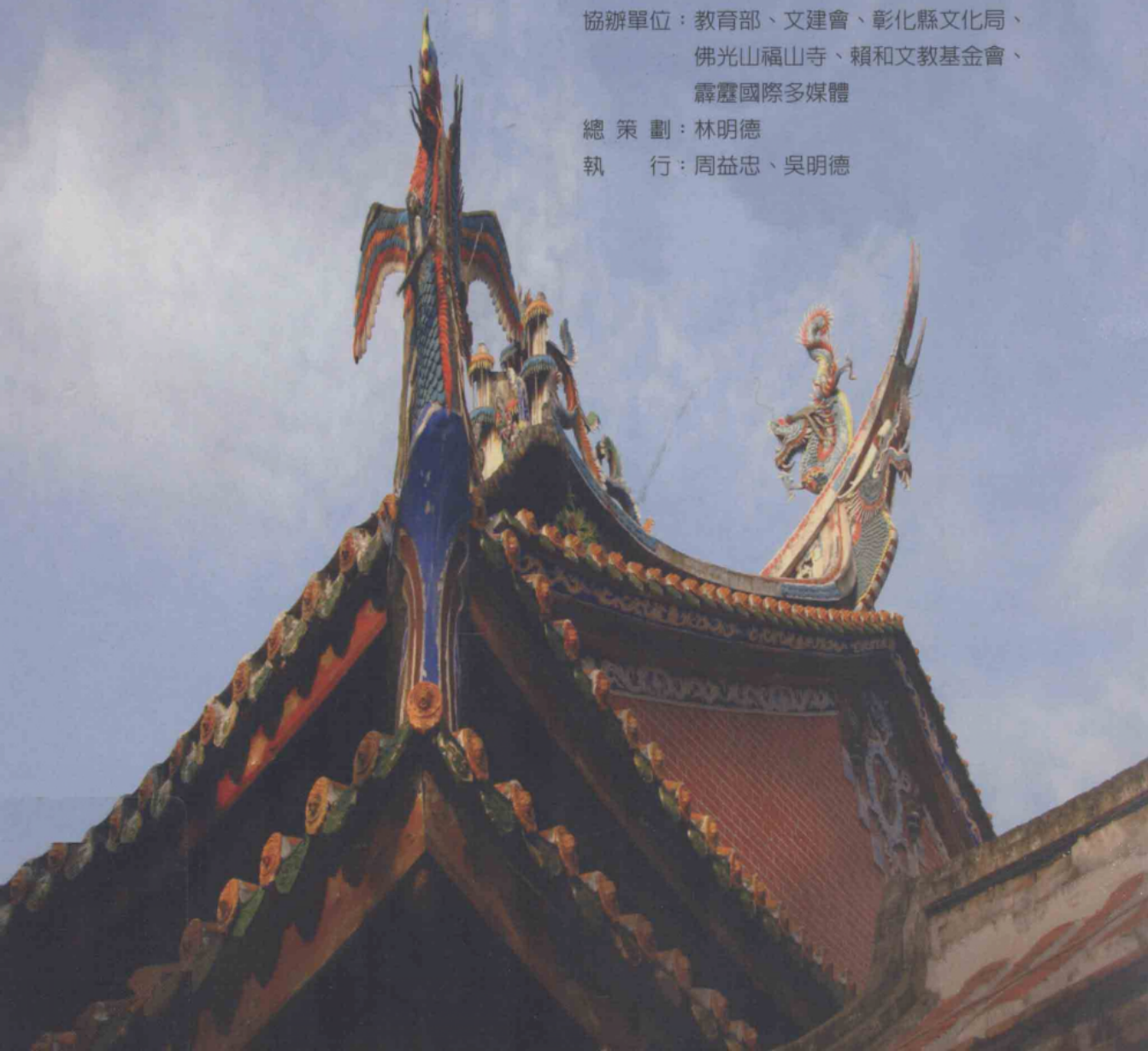
探尋民間寶藏
論釋傳統菁華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暨台文所
協辦單位：教育部、文建會、彰化縣文化局、
佛光山福山寺、賴和文教基金會、
霹靂國際多媒體

總策劃：林明德

執行：周益忠、吳明德



當代的民間文化觀照

主辦單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台灣文學研究所

協辦單位

教育部、文建會、彰化縣文化局、佛光山福山
寺、賴和文教基金會、霹靂國際多媒體

里仁書局 印行

當代的民間文化觀照．—— 臺北市：里仁，民 96.12

面： 公分

ISBN 978-986-6923-31-9（平裝）．——

ISBN 978-986-6923-32-6（精裝）

1. 民間文學 2. 民間信仰 3. 民俗藝術 4. 臺灣

863.5807

96025250

當代的民間文化觀照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台灣文學研究所

協辦單位：教育部、文建會、彰化縣文化局、佛光山福山寺、

賴和文教基金會、霹靂國際多媒體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二段 98 號五樓之 2

電話：（02）2391-3325・2351-7610・2321-8231

FAX：（02）3393-7766

E mail：lernbook@ms45.hinet.net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參考售價：平裝 600 元、精裝 800 元

ISBN：978-986-6923-31-9（平裝）

ISBN：978-986-6923-32-6（精裝）

GPN：1009604358

台灣新世代對民間文化的觀照

林明德

二〇〇五年八月，在台北舉辦「紀念婁子匡百歲冥誕之民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改選「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王秋桂教授突然推薦我為候選人，全場會員鼓掌響起，表示同意。剎那之間，既讓我不由分說，也難以言說。回過神來，我站了起來，以謙卑、肅穆的心情，說出如許的心聲：本會成立於一九二〇年代，婁老師參與創辦，並且擔任理事長。來台後由陳奇祿院士續任，秋桂兄為祕書長。如今，要我接下這沉重的歷史棒子，個人深感力不從心，無法承受。但是，我絕不迴避，願意扮演過渡的角色，為傳統與現代搭起一座橋樑。個人保證讓老店新開，會員學院化、年輕化；並懇請陳益源擔任祕書長，幫忙會務。

話剛說完，立即又響起一陣掌聲。之後，我們召開理監事會議，鍾宗憲提議二〇〇七年召開「與傳統對話」學術研討會，結合兩岸民俗學者進行兩岸民間文化的當代觀照，由輔大、成大與彰師大聯合舉辦。經過半年的籌備，最後，因為迫於時間，中國學者無法前來，我們只好縮小規模，改由彰師大國文系暨台文所主辦，議題是民間文化的當代觀照，論文十四篇，代表台灣新世代視野，會議於二〇〇七年八月三日舉辦，小而精的議程，一百多位的學者專家，為暑假的白沙大樓帶來一股學術生機與活力。

論文經過初審、複審，通過十二篇，約二十萬字。吳明德負責編輯，希望我能為論文集命名並寫篇序。個人基於上述因緣，當然義不容辭，思索好久，終於敲定書名為《當代的民間文化觀照》，同時設計小標：「探尋民間寶藏，詮釋傳統菁華」作為封面的警句。

基本上，這十二篇論述，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議題：一是台灣民間文化（九篇）；一為中國歷史與民間文化（三篇）。前者例如：謝宗榮〈台灣民俗藝術的文化脈絡〉、柯榮三〈有關鄭成功小說與傳說的一項考察〉、郭侑欣〈烏托邦與叛亂之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台灣論述〉、祁立峰〈我遲早會成為火影—論《火影忍者》在當代台灣文學中的文化意識〉；後者包括：林穎政〈小人物的歷史—逢丑父考〉、鄭天蕙〈宋代民間童蒙教育研究〉與陳嘉琪〈略論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創世史詩的流傳特色〉。茲節錄三則菁華聚焦於下：

一、《台灣外誌》乃是以鄭成功父子四代興衰為背景的講史通俗小說。學者黃典誠曾提示過：「『外記』雖用小說體裁，實是一部歷史，『外誌』則是一部通俗小說。」本文將以黃典誠所言之「通俗小說」——《台灣外誌》為關注對象，從小說情節與顏興、盧嘉興、連景初、施翠峰等人早期的研究為基礎，探討鄭成功逝世傳說與小說《台灣外誌》的關係。希望藉此讓吾人正視小說《台灣外誌前傳繡像明季孤忠五虎鬧南京》併其續集《台灣外誌後傳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的存在與價值。（見柯榮三〈有關鄭成功小說與傳說的一項考察〉）

二、《裨海紀遊》的意義不僅是郁永河個人初次的經驗，更代表了清帝國與台灣第一次的近距離而長時間的接觸，他所形塑的台灣印象，充滿了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這也成為清人建構台灣論述的一個起點。

這是清初滿人打敗明鄭後對台灣的一個考察遊記，把台灣變成典型漢人「異文化」的想像。郁永河之後來台宦遊文人的專家文集，或是官修的台灣方志，都大量的援引《裨海紀遊》的記述，因此，本書可視為清帝國對於台灣統治權確立的一個指標。他筆下的台灣原住民從生啖嗜殺的野蠻人搖身一變為烏托邦中高貴民族，有上古初民之遺風；而漢人則是叛服無常、好鬥嗜賭的流民之輩。這樣的對立、矛盾的台灣論述，更可與其後不斷累積的台灣印象、經驗互為參照。（見郭侑欣〈烏托邦與叛亂之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台灣論述〉）

三、記載關於逢丑父事蹟的古籍共有《左傳》、《史記》、《公羊傳》、《春秋繁露》、《說苑》。通過分析這五本書中的在場和不在場訊息，得到之最合理解釋即——「逢丑父沒有被殺，但也沒有被釋放而回到齊國。」此一推論必須針對五本書的陳述、立場、矛盾點、心理層面作出解釋，才能對逢丑父的生死之謎提供線索。本文試著帶領讀者，藉由這五本書中關於逢丑父的事蹟資料，回顧這段春秋歷史，分析當時的情境與過程，嘗試找出一些線索，進而試圖重塑當時情境，以解釋逢丑父到底是生？或是死？亦或能有別種合理之解釋。這也是本文最饒富興味之處。（見林穎政〈小人物的歷史——逢丑父考〉）

本書的出版，說明了新世代繳交民間文化寶藏的挖掘成果，也毋寧宣示台灣學界詮釋傳統菁華的視野與能量。我們搭起一座平台，讓大家發聲、雙向溝通，馴至激出智慧的火花。國立台東史前博物館浦忠成館長酒酣之際給我電話：報告林老師，我搭六小時的火車到彰化，見證一場成功又有意義的研討會，希望繼續辦下去。

我說：多謝。這是個人接棒的一種承諾與實現，希望年輕的會員繼續努力，最後特別感謝周益忠主任的支持與工作同仁的投入。

作者簡介

林穎政 小人物的歷史—逢丑父考

先後卒業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班、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歷年發表著作中包括碩士論文—《萬斯大及其經學研究》，單篇論文—〈試論穀梁傳對齊國的貶抑〉、〈論周易憂患意識與華夏民族人格的塑造〉、〈子羔及其經學蠡測〉、〈萬充宗禮學研究〉、〈知人論世—清初經學家萬充宗年譜擬稿〉。

郭侑欣 烏托邦與叛亂之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台灣文化論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生，曾任國立勤益技術學院兼任講師，目前為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國文組專任講師。著有碩士論文《憂鬱的亞熱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台灣圖像及其衍異》，期刊論文〈從賴和漢詩探究他的國族認同〉、〈站在島都的十字街頭：試評王詩琅與朱點人小說〉、〈當聽診器遇見草藥—〈蛇先生〉與〈無醫村〉中的疾病和醫療敘事〉，會議論文〈現代性與殖民化的衝突—以吳濁流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為例〉、〈島都、魔都與古都—試論吳濁流筆下的上海與南京〉等多篇論著。

劉德權 從霹靂布袋戲劇本與口白間的差異看劇本台語書寫的重要性

嘉義縣大林人，從事過房屋買賣、工業廣告，有13年水電工程經驗，中興大學中文系進修部畢業，目前就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和同學出版過《牛稠仔的歷史》一書。

周志煌 一九三〇年代前後中國歌謠運動的「語文思維」與「共同體想像」 —兼論台灣同期歌謠採錄活動的相關問題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副教授。曾任中國工商專科學校、輔仁大學、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兼任講師，中華民俗學會常務理事。著作有《民族的想像與現代性的追求—中國現代民俗研究的歷史意義（1918~1937）》、《唯識與如來藏》、〈啟蒙行旅中的抉擇與超越—以芥川龍之介對唐人傳奇〈杜子春〉

的改寫為例〉、〈影響的焦慮—以錢玄同、黃季剛對章太炎學術思想的傳承與拓新為例〉、〈『和而不同』：儒學倫理的現代性轉向—以傳統雅、俗關係為中心的展開〉等。

楊雅儒 臺南大天后宮月老靈籤特色之研究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研究方向為當代小說、民間文學和民間信仰，碩士論文《臺灣小說民間信仰書寫特色之研究——以九〇年代後八本小說為觀察對象》。發表論文〈由「感官／慾望」再現的歷史記憶——論施叔青《行過洛津》〉，〈集體染病的城鎮——論宋澤萊《骨城素描》〉，〈唐捐散文中「父親形象」的書寫〉。

柯榮三 有關鄭成功小說與傳說的一項考察—以鄭成功逝世傳說為例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台南科技大學兼任講師。著有碩士論文《有關新聞事件之台灣歌仔冊研究》。

蔡佳潏 彰化西門百姓公廟之演藝風華

台灣台南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所研究生。著有〈作繭·蛻變·重生——論張文環〈藝姐之家〉與〈閨雞〉中女性形象的轉變〉。

祁立峰 我遲早會成為火影—論《火影忍者》在當代通俗流行場域中的文化意涵

台灣台北縣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現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班。研究領域為六朝詩賦、戰後台灣小說、文化研究。曾發表〈流行、現象、還是文類？從《第一次親密接觸》出發觀察網路文學的文類學獨立性〉（「第二屆網路文學研討會」）、〈個體／社群？話語／權力？論「文學社會學」及當代研究生研究策略的轉向〉（「第四屆文學社會學研討會」）、〈城市、場所、遊樂園：從賂以軍「育嬰三部曲」觀察其地景描繪的變遷與挪移〉（「2006 青年文學會議」，並獲會議論文首獎）等論文。

陳嘉琪 略論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創世史詩的流傳特色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研究生。曾發表有〈瀘沽湖畔的漢族、藏文化與摩梭人〉、〈陳益源《俗文學稀見文獻校考》介紹〉。參與花蓮縣民間文學的採訪調查計劃，現已出版《花蓮縣民間文學集》（一）、（二），另曾獲中國民間文化研究論文優秀獎、民間文化青年論壇獎。

鄭天蕙 宋代民間童蒙教育研究

台灣台北市人，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中文系碩士。著作有單篇論文〈論漢書對史記呂后本紀的承與變〉，碩士論文《宋代蒙書分類研究》。

謝宗榮 台灣民俗藝術的文化脈絡

臺灣南投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碩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助理、私立大葉大學兼任講師、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傳統工藝系兼任講師。現職民俗藝術研究者，從事臺灣漢人民俗藝術、民間信仰文化研究多年。著有《清乾隆帝敕建天后宮志》（合著）、《神像與信仰》、《台灣傳統宗教文化》、《台灣傳統宗教藝術》、《台灣的信仰文化與裝飾藝術》、《台灣的王爺廟》、《台灣的廟會文化與信仰變遷》、《台北霞海城隍廟》（合著）、《芝山拔萃·惠濟群生—芝山巖惠濟宮乙酉年五朝祈安福醮》（合著）等書，論文數十篇，散見於《臺灣文獻》、《臺北文獻》、《歷史》、《鵝湖》、《雄獅美術》、《台灣工藝》等刊物。

李秀娥 臺灣閩南人的歲時節俗及其民俗意涵

臺灣雲林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碩士。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等研究助理、私立真理大學宗教系兼任講師、私立大葉大學兼任講師。現職民俗信仰研究者，從事臺灣漢人曲藝文化、民間信仰文化等研究多年。著有《蘇府大二王爺開基祖廟鹿港奉天宮志》、《祀天祭地—現代祭拜禮俗》、《清乾隆帝敕建天后宮志》（合著）、《台灣傳統生命禮儀》、《台灣民俗節慶》、《鹿港的信仰與曲館研究》、《台灣的生命禮俗—漢人篇》、《芝山拔萃·惠濟群生—芝山巖惠濟宮乙酉年五朝祈安福醮》（合著）等書，論文數十篇散見於《臺灣文獻》、《歷史》、《思與言》等刊物。

目次

台灣新世代對民間文化的觀照	林明德	I
作者簡介		III
小人物的歷史		
——逢丑父考	林穎政	1
烏托邦與叛亂之島	侑	
——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台灣論述	郭郁欣	19
從霹靂布袋戲劇本與口白間的差異看劇本台語書寫的重要性		
——以《龍圖霸業》第二十九集為分析範本	劉德權	51
一九三〇年代前後中國歌謠運動的「語文思維」與「共同體想像」		
——兼論台灣同期歌謠採錄活動的相關問題	周志煌	67
臺南大天后宮月老靈籤特色之研究	楊雅儒	91
有關鄭成功小說與傳說的一項考察		
——以鄭成功逝世傳說為例	柯榮三	109
彰化西門百姓公廟之演藝風華	蔡佳潏	135
我遲早會成為火影		
——論《火影忍者》在當代台灣文學中的文化意涵	祁立峰	197
略論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創世史詩的流傳特色	陳嘉琪	219
宋代民間童蒙教育研究	鄭天蕙	249
台灣民俗藝術的文化脈絡	謝宗榮	273
台灣閩南人的歲時節俗及其民俗意涵	李秀娥	297
研討會工作人員一覽表		333

小人物的歷史

——逢丑父考

林 穎 政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摘 要

春秋時期，周定王十八年，西元前五八九年，《春秋》記載成公二年一段史事說：「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①、衛孫良夫、曹公子首^②及齊侯戰于弔^③，齊師敗績。」此事即齊國與晉、魯、衛、曹四國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鞏」之戰。齊頃公在這場戰役中被四國之師打的一敗塗地，還差點被捉，幸虧當時擔任齊頃公車右的「逢丑父」^④因和頃公面貌相似（《公羊傳》之說），於是和頃公「易位」，代替齊頃公，再以金蟬脫殼之計叫頃公找水給他喝，趁機讓頃公逃跑，才得以倖免於難，但是「逢丑父」的生死下落卻成為了歷史懸案。而有記載關於逢丑父事蹟的古籍共有《左傳》、《史記》、《公羊傳》、《春秋繁露》、《說苑》。本文通過分析這五本書中的在場和不在場訊息，所得到之最合理解釋即—「逢丑父沒有被殺，但也沒有被釋放而回到齊國。」此一推論必須針對這五本書的陳述、立場、矛盾點、心理層面做出解釋，始能對逢丑父的生死之謎提供線索。因此本文試著帶領讀者，藉由這五本書中關於逢丑父的事蹟資料，回顧這段春秋歷史，分析當時的情境與過程，嘗試找出一些線索，進而試圖重塑當時情境，以解釋逢丑父到底是生？或是死？亦或能有別種合理之解釋。這也正是本文最饒富興味之處。

關鍵字：逢丑父、晉頃公、郤克、韓厥

一、前言

本文首要在試著解決《春秋》三傳中有關逢丑父的生死問題，經檢閱歷代著作及搜索「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和「四部叢刊電子版」，於漢代以後，並無任何學者對此人的下落作出討論^⑤，可以說是三傳未決的疑例之一。而此一問題在歷史的解讀上或許並不那麼具有存在價值，但個人的存在價值在歷史的解讀中似乎又不可一概抹滅進而忽視，所以這雖然是只是一篇「小題大作」的論文，但其中也蘊含著探討歷史真相的動機與「求真」的精神存在，此即本文最大的研究動機及目的。

而在研究進程及方法上，先將逢丑父的生死問題各自作出一個前提假設，再將《左傳》、《公羊傳》、《史記》、《春秋繁露》、《說苑》中關於逢丑父的相關記載進行歸納以利作出各項分析，進而研判各書所持之立據，及書中所展現之在場和不在場訊息，加以證明其可能做此立據之背後原因，並將各書與各書之間的歧異處作一分析及比較，以求達到合理懷疑及問題的解決。

二、生死立論的前提假設

《公羊傳》記載春秋「鞏」之戰，齊頃公戰敗倉皇回國後「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⑥，還算一位知過能改又能戒慎恐懼的君主。但齊國大夫逢丑父到底有沒有被晉國將軍卻獻子所殺呢？依照《左傳》和《史記》的說法都是認為逢丑父沒有被殺，但依照《公羊傳》、《春秋繁露》、《說苑》的說法則認為逢丑父被殺了。這兩種相反的意見使得逢丑父的生死問題成為千古之謎，故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對這五書進行分析，而分析前必須先做兩種結果之假設，故而本文必須針對相反的兩種假設性結果一一提出說明：

（一）逢丑父沒有死

(1)如果依照《左傳》和《史記》的說法認為逢丑父沒有死，那《公羊傳》、《春秋繁露》、《說苑》為何要說逢丑父死了呢^⑦？（雖然《公羊傳》歷來被認為是經義詮解的書，在史事記錄上常常有許多訛誤，但也不能以此為理由，就完全相信《左傳》記錄的百分之百無誤）

(2)《史記》說逢丑父不只沒有死，還回到了齊國，那為何逢丑父從此未再出現於齊國歷史中，甚而消失於春秋的歷史舞台呢？且《史記》這一條資料從何而來？

何以不見於任何先秦史籍，甚至《左傳》？

（二）逢丑父死了

(1)如果依照《公羊傳》、《春秋繁露》、《說苑》的說法，認為逢丑父死了，那勢必要針對《左傳》和《史記》的說法提出更堅強的反証才是，因為此二書在史事的記錄上，是遠遠大過於上列三書的。

以下我們就從這五本書中進行論述，看是否能從文本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以解決上述兩種相反性之結果。

三、古籍文獻中的逢丑父

《左傳》、《史記》被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可靠的信史，而此二書皆認為逢丑父沒有被殺，且《史記·齊太公世家》更明言逢丑父不只沒有被殺，還回到了齊國，清楚交代逢丑父的生死及下落。試看二書如何陳述：

（一）《左傳·成公二年》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于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禦佐車，宛莜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⑧

《左傳》成公二年記載齊晉「鞏」之戰，齊軍潰敗，晉軍追擊齊軍，此時逢丑父就乘機和齊頃公互換了位置，假裝成齊頃公，等到晉國司馬韓厥出現後，冒充齊頃公的丑父就叫齊頃公下車到華泉去取水回來，齊頃公就趁這個機會逃跑了，韓厥事後知道這個人不是齊頃公而是逢丑父，就把丑父捉去見卻獻子，而正當卻獻子要把丑父殺掉時，丑父大喊道：「從今以後再沒有代替國君受難的人了，有一個這樣的人，還要被殺掉嗎？」卻獻子說：「一個人不把用自己的死亡來使他的國君脫逃

看作難事，我殺掉他是不吉祥的。赦免他，用來鼓勵盡心侍奉國君的人。」於是不殺他。由這一件事的始末我們可以知道，逢丑父因為自己的機智不只使國君逃出生天，也使得自己免去一死。《左傳》於此事透露了幾點線索：

(1) 卻獻子並沒有殺掉逢丑父。

(2) 逢丑父沒有死的原因是因為他說了：「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而卻獻子也因為逢丑父的話有道理而沒有殺他。

(3) 《左傳》只說卻獻子免了逢丑父一命，但並沒有如《史記·齊太公世家》更進一步說明逢丑父之後的下落。

這三點是《左傳》提供給我們的訊息。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史記》是如何記載逢丑父。

(二) 《史記》

《史記》共有兩處提到逢丑父，一是〈齊太公世家〉、一是〈韓世家〉。

1. 〈齊太公世家第二〉

癸酉，陳於鞍。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絀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謬，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⑨

由《史記·齊太公世家》來看，其敘述和《左傳》大同小異，唯一有兩點敘述可注意：

(1) 逢丑父被捉之前的情節和被捉以後所說的話，基本上和《左傳》相類，可知司馬遷所記主要是依據《左傳》的文字。

(2) 逢丑父被釋放沒有死，且回到齊國。這一點是《史記》最不同於《左傳》的地方，也是逢丑父回到齊國的唯一史料。而《史記·韓世家》也記載了一些逢丑父的資料，試看：

2.〈韓世家第十五〉

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於鞍，獲逢丑父。^⑩

〈韓世家〉提供的線索說明韓厥與卻獻子「獲逢丑父」，但和《齊太公世家》不同的是沒說放了他，也沒說逢丑父回到齊國。（當然以「史事互見」的觀點來看，因為〈齊太公世家〉已經交代的十分清楚了，故而〈韓世家〉不需要將相同的史事記錄如此詳細。以此觀點來看，〈齊太公世家〉和〈韓世家〉說明了兩件事，逢丑父不只被釋放，而且還回到了齊國。）

以上是《左傳》和《史記》提供給我們的訊息，其意見最重要之共同點，即認為逢丑父沒有死，而逢丑父到底有沒有如〈齊太公世家〉所說回到齊國（《左傳》並沒有說出逢丑父的下落），之後再做論述。而接下來的《公羊傳》、《春秋繁露》、《說苑》三書皆認為逢丑父在鞏之戰中被殺了，試看三書如何說解：

（三）《公羊傳·成公二年》

師還齊侯，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於是斲逢丑父。^⑪

《公羊傳》敘述逢丑父命令齊頃公至華泉取飲一事皆類似《左傳》和《史記》，但其不同點有二：

(1)逢丑父事後的說法是：「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和《左傳》、《史記》不同，且《左傳》、《史記》中逢丑父的說法有激將法的味道^⑫。（千古艱難唯一死，既然國君已經脫險，現在救救自己的性命也是人之常情，亦無須用此高道德標準審視古人。）

(2)逢丑父並沒有如《左傳》、《史記》所記載被赦免，而是被卻獻子所殺了。以上是《公羊傳》提供的訊息。接下來我們再來看《春秋繁露》的說法如何。

（四）《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在〈竹林篇〉與〈精華篇〉對逢丑父一事皆有論述，試看：

1. 〈竹林篇〉

晉魯俱怒，內悉其眾，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斲逢丑父……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賤……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嘗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為虜也。^⑬

2. 〈精華篇〉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誌。……是故逢丑父當斲，而轅濤塗不宜執……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⑭

《春秋繁露》竹林篇和精華篇皆認為逢丑父欺騙了晉軍而使得齊頃公逃過一劫，此一看法與上述《左傳》、《史記》、《公羊傳》並無不同，並可證明此一史事乃真實史料無疑。而其透露之訊息有三：

(1)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可知逢丑父為了救國君而犧牲性命。

(2)〈竹林篇〉和〈精華篇〉皆認為逢丑父欺騙晉軍以「生其君」的作法是錯誤的，所以才會說「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認為逢丑父的作法是「邪道」，並非「知權」的表現，而且認為齊頃公當時應該是「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不應該聽從逢丑父的意見而使自己受辱，名器易位而求苟活。接著我們再來看《說苑》的敘述。

（五）《說苑》

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于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醜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醜父之欺，奔逃得歸。^⑮

《說苑·敬慎篇》也說到了齊頃公因逢丑父欺騙晉軍而獲救，但也因為欺騙晉軍而使得自己被斬。由以上這五本書可知逢丑父欺騙晉軍而使頃公脫逃之事，應是歷史事實而非虛構，只不過對逢丑父是生是死分成兩種意見看法。以下我們歸納上述論述之意見，看看能否找出一些線索以解決此一問題。在分析前我們先釐清幾項大前提：

(1) 逢丑父沒有被殺，此意見有《左傳》和《史記》的支持，而司馬遷《史記》則是參酌了《左傳》的資料^⑯，而認為逢丑父沒有死。

(2) 《公羊傳》和《春秋繁露》皆承公羊家之說，故此二書到源頭，可視為公羊學之集體意見。而《說苑》一書則是劉向採用了上述二書的看法，以申己說之用。

(3) 《左傳》歷來以詳解史事著名，而其記載逢丑父之事件始末也較其他諸書詳盡清楚，故而所記之事或有所本，不可沒有證據就懷疑《左傳》虛構歷史。

以上乃三大前提，於此，則逢丑父的生死問題其實就是《左傳》和《公羊傳》對《春秋》成公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的經文解釋差異而已。此略微說明，以下列出逢丑父「得免歸國」一事的種種疑點。

四、逢丑父「得免歸國」和「欺三軍被斬」分析

（一）「得免歸國」懷疑

(1) 《史記·韓世家》只有說「獲逢丑父」，卻沒有說是釋放了？還是殺了？而之前逢丑父欺騙晉軍之事各本皆同，已可知確有其事，假若卻獻子因丑父之言而放了他，對卻獻子來說當然是有可能被後世史家寫為成就君臣大義或能虛心接受善言的將領^⑰，但文中卻只言「獲逢丑父」，而不言釋放，甚為可疑？且〈韓世家〉又為何與〈齊太公世家〉所記史事有出入，此也是疑點之一。

（「史事互見」雖是古書通例，但相同史事卻有兩種相反的結果，就不能單純

地將《史記》〈韓世家〉與〈齊太公世家〉所記逢丑父之事，直接互補成同一件事，因為不同的記載，可能會成為支持另外一種結果的論證）

(2)《史記·齊太公世家》說：「丑父遂得亡歸齊」，明白表示逢丑父回到了齊國，但翻遍《左傳》、《史記》甚而《國語》、《戰國策》等先秦諸書，逢丑父從這件事後就從此消失了，一點記載都沒有，彷彿從歷史上消失了。試問，一個犧牲自己而使國君脫難的忠臣，之後回到齊國卻沒有隻言片語或封賞之事予以記載，且《左傳》記載了齊頃公脫難後，為救逢丑父「三入三出」晉軍，可見頃公非常在意逢丑父為了救自己而使自身陷入險境一事，若丑父沒死而回到齊國，何以一點記載皆無呢，這點似乎不合情理。

(3)《左傳》所記「三入三出」搭救逢丑父之事透露出一線索，就是齊頃公並沒有救到逢丑父，如果救到了，《左傳》必定書寫，因為此事件具有前後因果關係，故《左傳》既然已寫「三入三出」之事，卻不寫救到與否，可知齊頃公並沒有救出逢丑父。

（二）「欺三軍被斬」懷疑

(1)《公羊傳》和《春秋繁露》皆是一脈相承之公羊學思想著作，重視的是經書的解釋與思想觀念的傳達，故而史事記載方面確實不如《左傳》說明詳實，但《公羊傳》對於逢丑父之事並無明顯表達出思想哲理的意圖而且傾向史筆的記載。而《春秋繁露》根本為解《公羊傳》之書，但是卻在書中表達「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認為逢丑父欺騙晉軍而生其君的作法根本是錯誤的，已經明顯超出史事的範圍而是思想層面的問題，故而《公羊傳》誤記逢丑父已死之史事，而使得董仲舒在寫《春秋繁露》時，讓事實上沒有死於卻獻子之手的逢丑父死於文字的刀筆之下，以揚其春秋公羊大義思想。

(2)齊國史官在紀錄鞏之戰的始末時，對於此事當然不可能親眼所見，而是依據一般常理來判斷，認為逢丑父既然捨身救君，而又沒有回到齊國，那肯定死於晉軍的手中，而《公羊傳》乃是齊人所寫，對於自己的國君，以及為了救國君而效死的人難免隱惡揚善，故在「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⑧的指導原則下，齊君可謂「尊者」，逢丑父可謂「賢者」，而兩者亦是「親者」，故應有其「親親之道」的考量，所以在這裡也正好可以解決一個疑問，那就是為何《左傳》和《史記》